

迷球时代

足球媒体市场火爆

水一方·著

媒体中人专业解密



中央编译出版社



迷球时代

水一方·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迷球时代:中国媒体与球迷互动状况研究/水一方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5

ISBN 7-80109-566-9

I.迷… II.水… III.足球运动-历史-中国-现代

IV.G84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0152 号

迷球时代

水一方著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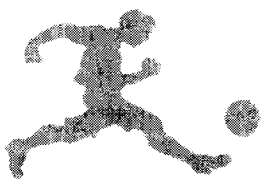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66 千字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前言

今生与《足球》有缘

——我为什么要做中国媒体与球迷互动状况研究？

《足球》像一扇窗口，它洞开了我的精神世界。《足球》又像一座桥梁，它使我从相对闭塞走向了开放前沿。我不是一个诗人，但我的确想来一次抒怀，抒发《足球》和足球对我的职业与人生的彻底改变。这本书，往小处着眼，是一个球迷对于足球的生命体验；往大处自夸，是一个报人对于中国媒体与中国球迷互动关系的第一次全面疏理。如果说，它还算得上是一柄剑的话，虽然不是十分锋利，但我却整整磨了它十年，而且还会继续磨将下去。

一、1982，我开始了看客生涯

跟白岩松这样全方位的球迷（指踢球、看球、评球样样皆



通)相比,我充其量只能算做半个球迷。因为自打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在与饥饿作斗争,准确地说,我不是长大的,而是饿大的。从出生到初中毕业,我一直在山村度过,既没有听过,也没有见过足球。后来到镇上上高中,才发现足球在当时的高中校园里很流行了。但对于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来说,足球没有半点可以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它不能当饭吃,而我当时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忍饥挨饿上大学,跳出“农门”。

1982年,我进入了大学校门。这才发现,足球是学校最吸引人的运动项目。新生中,凡是会踢几脚足球的,都格外吸引女生们的注意。在入学那年学校举行的田径运动会上,压轴戏是一场足球表演赛,一位来自北京的中文系高年级同学,用高音喇叭对全校师生做了现场直播,这是我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最早最原始的足球现场解说,当然也是最好的解说之一。

由于起点太差,我终究没有踢出任何名堂,当然也没有吸引上漂亮女生的目光。但看球却是越来越多,能看的差不多全看了。其实,在那个年代,看球比踢球更难,因为当时的电视机太少了,在学校里找不着电视机的时候,就跑到街上去,扒在人家的窗台上,长颈鹿似的往里瞧,惹得路人以为我们想做贼似的。1986年世界杯赛期间,我们寝室的几个哥们打听到中文系办公室里有彩电,但半夜里值班的老太婆死活不肯开门,一楼出不去,我们只好壮着胆子从楼道一楼与二楼之间的窗户往下跳,稍不留神,就会摔个半死,即使那样,也得爬起来就跑,因为去迟了根本就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

二、1992,我提出了“足球美学”概念



国足球的风风雨雨。1992年,我报考了素以学术思想自由著称的北师大中文系文艺学专业,专业方向为文艺美学。文艺美学是专门研究文学艺术中的美学问题的学科,从进入北师大的那一天起,我就想打擦边球。艺术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那么体育算不算艺术?足球是不是艺术?足球中有没有美学问题?值不值得我们去系统研究?

于是,我想研究体育美学,更想研究足球美学。当时有几个理由迫使我产生了这个冲动:第一,我始终想跳槽当一名记者,因为我自认为自己的性格特别适合于做记者,当然记者的待遇历来都是很有诱惑力的;第二,90年代初期,足球热在中国方兴未艾,既然有那么多人关心足球,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文化与审美上对足球做系统的观照呢?而学体育出身的人,又不太喜欢去做那些纯粹的理性思辨;第三,在纯粹的文艺理论和元美学研究领域,大家云集,高山仰止,远的不说,单是要达到文艺教研室王一川博士那样的水平,恐怕就需要几辈子的努力。所以,我要寻找自己在国内外与同行对话的坐标,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把“足球美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据我查证,此前虽有很多人提及“足球的美”或“足球美”之类的字眼,但的确没有人提出过“足球美学”这样的学术概念。建立起了概念,就意味着具有了系统操作的方便。既然一个生物学家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研究一只臭虫或一只蝴蝶,而一个美学研习者为什么不能毕其终生精力来研究使亿万万人发狂的足球呢?

我的导师齐大卫先生起初还多少有些犹豫,但他的同窗挚友、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童庆炳教授却出乎意料地支持了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可以呢?足球中也有艺术和审美问题,需要有人去做系统研究。”这是当时全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



庆炳教授对我的勉励。教研室主任同意了,我的导师自然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于是,在他的门下,就有了两个“不务正业”的研究生:我研究足球,我的师弟杨黎明研究摇滚。

1993年,中国队参加世界杯外围赛前夕,当时的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我与施俊合著的《生死两茫茫》一书,结果那年中国队只有死而没有生。出书前,北京社科院的金汕先生还特别给我提供了一张施拉普纳的照片。

三、1994,我有幸参与了世界杯报道

1994年3月31日,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足球》报《文化沙龙》版用整版的篇幅发表了 my 的《足球,你是什么?》一文。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足球评论文章,我收到这篇文章的稿费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请同寝室的哥们出去撮了一顿,那一次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以致当同年的9月15日我同样以整版的篇幅在《足球》报上发表了另一篇《看球与看戏》的文章时候,我已没有了原初的激动。此文曾荣获北师大“京师杯”学术节研究生论文一等奖,也是当年中文系硕士生与博士生中惟一的一等奖,但我也没有像发表“处女作”那样激动。若干年后,等我当了编辑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一个好的编辑对于一个无名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发现,而一次发现可能会改变一个作者的一生。正像曾谢奕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的那样,“我们所发的每一篇文章,都要对得起我们的上百万个读者”。

“足球,你是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几代人用时间与生命去回答的问题。当2002年1月28日白岩松同样以《足球是什么》为题,在我主持的《球迷家园》版上对中国足球的方方



面面进行“拷问”的时候，我自然就想起了当年我对足球的发问，结果表明：当我们对足球的感情越深，离足球的距离越近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越说不清足球是什么。

1994年夏天，《足球》报向全国公开招聘两名临时编辑，充实该报世界杯期间编辑部的力量。记得当时的要求有很多，有两项为必要条件，一是要本身是编辑，且为高级职称，二是要就该报当天第16版上的标题进行评价，并试着重新打题。结果，我这个没有干过新闻，徒有大学讲师虚名的在校研究生，成了这次招聘的惟一幸运儿。赶在放暑假之前，我背起一个破牛仔包，抵达了广大球迷也是我自己心目中的耶路撒冷——《足球》报社。

在整个世界杯期间，凭着“无知便无畏”的精神，我编辑了很多文章，其中不乏一些头版头条文章，要是换了现在的我，肯定是不敢那么轻易地去为头版的文章打题的。其实，我当时对于编辑业务真是一窍不通，仅有的只是跟广大球迷一样，对于足球的一股热情。有一篇文章我给它打了一个《老马服药“自杀”》的标题，我到现在还记得，这篇文章报道的是美国世界杯期间最大的突发事件。每逢报纸上市，我总要到广州街头打听一些球迷对于我们报纸的看法。

世界杯一结束，我就离开了广州。秋季开学时，我又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股傻劲，给从未谋面的严俊君总编辑（我去广州时，他已出发去了美国，等我结束工作时，他仍未回国）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挑刺信”，把我所感知与体验过的《足球》报的种种不足说了个痛快淋漓。当我把信一发出去的时候，我就后悔了：人家对我不薄，无论如何你总不该去说它们的“坏话”吧？没有想到几天后，我收到的“惩罚”却是一张500元的汇款单！这对于那个年代的穷学生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



四、1995,要做“中国的足球美学之父”

在《足球》报短暂的工作经历,使我更加坚定了研究足球文化与足球美学的信心。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那一届研究生中期筛选过后,在我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会上,教研室的几位教授听了我对毕业论文构思的陈述,童庆炳教授说了一句半是认真半是戏言的话:“我希望你做中国的足球美学之父。”我权且把它当作老师的戏言,当作老师对学生的拳拳期望。我很了解我自己,即使我倾我毕生之力,也未必能达到那样的境界。但是,我要坚定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1995年,我的毕业论文《论足球的崇高美》通过了答辩,这也是我国第一篇关于足球审美的硕士论文。北京大学哲学系阎国忠教授、湖北大学中文系邹贤敏教授、北京体科所的张路研究员等专家学者都对这篇论文提出了鉴定和意见。

1996年,我在自己的工作单位湖北咸宁学院(当时叫咸宁师专)开设了《足球美学》课程,此课一开就是连续五年,以致很多学生都不知道我的主课讲什么,却知道我是开《足球美学》选修课的。从大学生课堂上那渴望的眼神,我看得出足球在青年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神秘而又神圣!当年我在北师大念书的时候,《围棋》就已经走进了北师大课堂,聂卫平等国手都曾深入课堂,亲自授课,那么,我的《足球美学》比《围棋》更应该贴近大学生。

同年,学院成立了足球美学研究室,湖北省教育厅也把我的《足球美学研究》列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0月,我的足球文化专著《足球潮》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年底,我被作为拔尖人才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五、1997,我接受了 CCTV 专访

1997年1月11日,《中国体育报》发了一则“《足球美学》走进大学课堂”的消息。4月17日,中央电视台张坻生、张一丁两位先生受导播哈国英女士的派遣,按图索骥南下湖北,对我进行了专访,以及一系列的采访活动。5月4日晚,央视5套播出了我对于足球美学基本理论框架的总体看法,并以字幕的形式评价“张德胜是我国第一位专门从事足球文化与足球美学研究的学者”。中央台认为,《足球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它填补了我国体育学和美学研究的双重空白,作为媒体有必要对足球文化与足球美学研究作一些推广与评价。这都是过誉之词。但这一次采访,却对我的研究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98年,我被评选为湖北省跨世纪学术骨干。那年夏天,当洪水一次次地威胁我所生活的城市的时候,我正在家里挥汗如雨,奋笔疾书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足球美学引论》。等我的书稿杀青,已经有19名战士为了保卫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在离我的居所几十公里的地方献出了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为足球研究做出的牺牲。1999年,我主持的《足球文化与足球美学研究》被列为湖北省高校科研优势与特色领域。2000年,我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至此,我从事足球文化与足球美学研究已有八个年头,其间得到了学术界很多知名前辈、学者的关爱与提携,各种著述累计也有近百万字之巨。但我却渐渐体会到我的研究有走进“象牙之塔”的危险,越当学术期刊和专家学者叫好的时候,我



就越觉得自己离普通球迷的距离可能更远。这不单是我个人的悲哀,这也是整个中国学术制度的悲哀。我想,我要摆脱研究困境最好的方式,就是暂时离开校园,离开纯粹思辨,走进球场,走进球迷,而要实施这两“离开”、两“走进”的最佳途径,就是首先走进媒体。

足球应该是感性的,鲜活的,享受的,开放的,快乐的,而媒体能给我提供这一切。

六、2000,“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2000年11月20日,在谢奕等领导的帮助下,我开始了与《足球》报的第二次长时间的“亲密接触”。

我的任务是恢复球迷版的编辑工作。此前的球迷版是久负盛名的《春来茶馆》,《足球》报的新旧老总如严俊君、谢奕等都曾以“正军师”的名义,当过它的“馆主”。那是一个多少年以后还令球迷回味无穷的版面,真正为球迷分忧解难,与球迷推心置腹的文字“茶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它被迫“停止营业”长达两三年之久。

为了不让球迷有过多的怀旧情绪,但又能球迷版的连续性,我把新的球迷版起名为《球迷家园》,意思是“球迷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我只不过是一个看门人的角色,同时“经营”一处“春来茶庄”(球迷版的栏目之一)。凡好茶庄不能没有好水,于是,刹那间,“水一方”这个名字跃出我的脑际。因为《诗经·蒹葭》有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2001年1月5日,星期五,具有《足球》报卡通效果的“水一方”在《球迷家园》上正式亮相。一直到现在,还有好奇的球迷通过各种方式问我,“水一方是你的真名吗?”球迷的想像力



是无比惊人的,有一个球迷写信给我,这样破译“水一方”的来历:“水一方”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三大主持人——水均益、敬一丹和方宏进的“三合一”对不对?

一个版面办得如何,球迷不是很关心,倒是这个版面的主持人引发了读者的浓厚兴趣,这也是不是一种成功?我常常不无自得地想。

七、2002,《球迷家园》终成“流星花园”

在《足球》报工作的一年多时间,要抵我在校园里冥思苦想十年。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媒体,什么是球迷,什么叫炒作,个中酸甜苦辣,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些感受,将令我终身受用无穷。2001年8月,我正式调入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专业任教。如果没有在《足球》报的工作经历垫底,我不知道我教出来的学生会是一个什么模样。从2001年9月开始,我在《足球》报的工作由专职变成了兼职。2002年2月8日,当我做完了我在《足球》报的最后一期报纸,我像看着婴儿一样看着我的版面,看着我的《球迷家园》,我有几分伤感,有几分流连,但是,我必须选择离开。因为我的事业、我的学生以及我的研究,需要我投入更多更大的精力去呵护。我在《足球》报的进修,就这样结束了,结束在2月8日凌晨告别的酒桌上。谢奕、方悟龙、胡云、曾恒清等领导和同事喝得跟我一样满脸通红,我再一次地谢谢你们……

马年的第一期球迷版在“三·八”那天面世,我的老朋友、球迷一家网的资深版主刁得一先生接替了我的工作。《球迷家园》改名为《球迷一家》,“球迷的精神家园”也随之变成了



“天下球迷是一家”，可谓“一朝君子一朝臣”，我有些许意外。但“主持人：水一方”的招牌还在，这又使我在惊喜之余还有那么一丝安慰……报社如同军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祝愿《足球》报球迷版越办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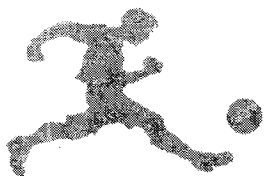
据统计，中国现有报纸 2202 家，广播电台 1000 家，电视台 1900 家，网站难以数计，如此庞大的媒体，该有多少受众？而基本上每一家媒体都不能不传播足球。是媒体把球迷与足球连在了一起，而不同媒体跟球迷的互动方式也不同，研究这些互动方式，无论对于球迷还是媒体中人，都是大有教益的。而于我，则是尝试一种新的研究，一种动态、鲜活、实用并带有生命享受与体验式的研究。

今年是世界杯年，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对所有关心足球的人有一丝帮助。需要指出的是，在我的书中我点评了众多的媒体，但也许是因为我太了解《足球》报，太热爱《足球》报的缘故，在我的笔下，我不仅没有对其歌功颂德，相反提出的批评要大于赞赏，这表明了我希望《足球》报迎头赶上的焦急。

我很喜欢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写作方式，他笔下的中国历史不一定百分之百地准确，但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却一定是他所体验与消化过的。我也试图努力这样去做，如果你在我的书中发现思想性、文化性、趣味性都有那么一点点，我就感觉很知足了。

正如一个日本作家所说，作品是他的女儿，而读者是他的亲家。同样，如果你觉得水一方的“女儿”长得不够水灵，我建议你把她休了——从此不再看水一方的文章和书籍。但是，有一个东西你不能不看，那就是足球，那就是世界杯。

“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媒体与球迷，必将互动永恒。



序

踢一场文字的比赛

白岩松

回忆起来，我与水一方的相识很粗暴，是从打赌开始的。

去年某日，就在中国队即将开始冲击 2002 世界杯的征程前夕，国足首战阿联酋，大家似乎心里都没底。

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足球》报的水一方，阿联酋热身赛很厉害，有人觉得中国队凶多吉少，你怎么看？”

我立即急了，没什么礼貌地寒暄：“不可能，我和你打赌，一瓶水井坊！中国队起码净胜阿联酋两个球以上！”当时我不知怎么想起水井坊，可能和水一方的



名字有关。

放下电话,我记得自己还气愤了半天,没出征怎么就泄气了?全然忘了水一方的话里是带着问号的。

后来自然是我赢了,现在抬头还能看见那瓶因足球而赢的水井坊。

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火气十足单刀直入的相识开场白,竟有了接下来我与他多日的合作,并有了今日为他的大作写篇文字的缘分。

相识不长却已成为记忆,其实这缘分开始得很像足球的开场,哨声一响,没什么你好我好温良恭俭让,直奔主题,眼中只有黑白相间的足球。

因此,后来开始应水一方的约,和他有了半年多的我写他编的生涯。必须感谢足球的魔力,看样子足球也好,人生也好,适当的直率总是需要的。

半年多的时间一晃过去了,水一方回到书斋,我让足球继续成为副业。悄然间,我们彼此的身份变了。我翻着水一方厚厚的书稿,他成了作者,而我找到了一点当年当编辑的感觉。就像当初接到我的稿子,水一方半夜总会来一个电话,经常给点鼓励一样,我也应该面对他写下的厚厚的书稿,把“好”还给他。这并非客气,而是因为他找到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足球的方式。

我原来以为水一方以老师的身份为《足球》报主持《球迷家园》版是广州人炒更的习惯,哪想到,他有心把副业当成主业伸展的战场,在领到炒更工资的时



时,学术成果也成了犒劳自己的第二份收入,一份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收入。

读了厚厚的文稿,我仿佛看到足球激情背后那个沉稳书斋里的水一方,反差大得冰火两重天,却又合情合理。看样子足球中不仅有喝彩有天才有黑哨有境界,还有历史和学术,就看你功力到了没有。足球从不说话地一直在那里,却似乎明白无误地表白着:你们知道的只是和我有关的很少一部分。

因为足球,我结交了好多朋友,有一起泪洒球场的,有一起神侃闲聊的,还有如水一方一样因足球而文字交往的,不管怎样,在这个越变越快的世界上,我因足球而拥有的友情,少有变质变味的。

就像我与水一方已经似老朋友一样,但我却不得不说明,至今与水一方从未见面。这世界就是这样,有人同床异梦,有人相知在水一方。

足球会保佑我们的。

2002年4月19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踢一场文字的游戏	白岩松	1
------------------	-----	---

前 言 今生与《足球》有缘		1
---------------------	--	---

第一章 听球时代		1
----------------	--	---

一、在声音中想像 / 1

(一)张之开创国人听球史

1.有位先驱叫张之

毛主席听了他的实况解说后说：“广播好紧张，让人听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2.宋世雄就是跟他学的

收音机旁围满了同学，我们的心弦绷得简直快要断了。当打成3比3时，我们焦急极了。很